#### 半称心

萧山南部有个很独特的习俗,每年 的六七月份,要过一个半年节。

2022年8月 20日

此时梅雨刚过,油菜小麦收割不久, 旱田里的花生刚刚开花,水田的稻子已 经抽穗,墙上的镰刀还沉浸在麦香中,等 待着又一场收割季的到来。这是一年 中,春收和夏收,两个收获季之间的短暂 歇息。农人们放下了铁锹和锄头,像过 年一样,筹备着半年节。外出打工的人 也会赶回乡,与家人一起过节。

我有幸受邀去体验过一个半年节。 邀请我们的,是当地的一位副刊作者,白 天他是个农民,弯腰在田里种庄稼,到了 晚上,他是个写作爱好者,伏案耕耘文 字。当地有很多人办厂、做生意,生活富 裕,而他还只能自给自足,但他很满足于 自己的状态,他觉得种田满足了他的日 常生活,看书写文章,则愉悦了他的身 心。他的一半是尚可温饱的世俗生活,

另一半则是充盈的精神世界,还有什么 不称心、不满足的呢?

我们的话题,就从这个"半"字打 开。年过到一半,去年秋冬种下的庄稼, 已经收割、归仓;春天播下的种子,业已 开花、抽穗、灌浆,假以时日,就可以挥镰 收割。他说,前有已经收割之果,后有遍 地待结之实,不正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辰 光吗?四五月份,既要春收,也要春播, 忙碌得很;再过一两个月,到了伏暑,也 是既要夏收,又要夏播,以前叫"双抢", 抢收抢种,同样是忙得脚不沾地。唯有 这年中的几日,有几天难得的闲暇,可以 放松自己,可以无愧地回望过去的上半 年,也可以满怀期待地展望未来的下半

半这个字,很有趣味,什么事情,到 了一半,就既没有了初始的忙乱、不安与 焦躁,也还没有临了的张皇、无奈和失 落。半是最好的状态。半是你已经走了 一半的路、半是你做了一半的事、半是你 吃了一半的饭、半是花苞刚刚打开…… 已经走到半路了,你还会害怕剩下的路 吗?事已经做成功一半了,你怎么好意 思半途而废? 吃到半饱,肚子有东西垫 底了,不饿了,也不用那么狼吞虎咽了, 正可以慢慢咀嚼,细细品味。半开的花, 既存含苞待放之韵,也不失盛开之艳,又

没有即将凋零之殇,岂不是一朵花最好

半是什么? 半是已经开始,到了半 途,因而半不是一个空想家、臆想家,只 是停在原地做梦,它是个实实在在的行 者。半是满怀了希望的,还有一半的路, 等着它去走;还有一半的风景,等着它去 发现;还有丰硕的果实,在另一半等着它 去浇灌和采撷。半也是虚怀若谷的,它 不会因为事已过半就骄傲自满;也不会

因为事才过半,而放弃放纵。半是在路 上,正在路上,一旦你停止了,那就不叫 "半",而是废止;半是继续在路上、永远 在路上,身后是它已经走过的路,面前是 它即将踏上的路。

说到这儿,朋友忽然抛出一个问题: 你称心吗?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当然有过 称心、有过如意,但也一定经历过诸多的 不称心、不顺意。每个人都一样。这方 面你称心了,另一个人或事,你可能就不 如意了。喜忧参半,苦乐不均,才是人生 的常态。

朋友说,杭州灵隐寺有副楹联:"人 生哪能多如意,万事只求半称心。""半称 心",那就是人生最好的状态,人心最好

■ 何金海



考上金华农校,是我跳出农门 的开始,也是我从家门走进校门的 开始。因为我读书的小学和初中都 没有校门,学校就在村中,同学们都 规矩在各自的教室里,被教室门关 着,做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

对迟到和早退的学生,老师用 "这不是猪栏门牛栏门"作为口头 禅。这一点我很是纳闷,教室门怎 么比作是猪栏门牛栏门呢? 我家有 猪栏,猪栏门只会在父亲挑猪栏肥 时开,一年也就两三次,到年关最后 一次开猪栏门,那一定是年猪的"死 门"。我家也养过牛,而且牛和猪同 栏同门,不一样的是牛几乎要天天 出门,农忙时耕耘、农闲时上山吃 草,再是冬天大雪封山时,也要把牛 牵出栏门去村边的池塘喝水。有一 年,天寒地冻得厉害,池塘结了厚厚 的冰,我也不忍把牛牵出挨冻受滑, 就用木桶提水到猪槽。牛心领神 会,我整整提了三桶水,牛才满意地 转过身去。

我还惊奇地发现,每天去开栏 门放牛时,两头猪乖乖地闪在一边 给牛让行,没有那种争先恐后要出 栏门的意思。猪和牛同栏关着,年 初时猪还是猪仔,母亲怕它被高大 的牛压着,有事没事总去猪栏看看, 我也跟着去看过多次,两头小猪仔 躺在牛肚子下方,像依偎在母亲的 怀抱那样安然,而牛昂着头反刍着, 铜铃般的大眼睛似乎在告诉主人: 你们放心吧!我们都是同门兄弟。 看着栏门上"六畜兴旺"的春联,我 会心一笑:栏门里的猪和牛,和我都 是家门里的伙伴,都为我家度过那 段艰难困苦的岁月作出了贡献。

金华农校,那么大的校园,却只 有两个门,一个是学校大门,也是正 门、前门;一个是后门,虽没有正门 的大和气派,但却是通往由学校经 营管理的农场的唯一关隘。学校有 农学、畜牧和水产三个专业,好大一 片农场里分别是三个专业教学、实 践的场地。那时的学校纪律很严重。 不是教学需要,学生不得出校门;星 期六、星期天要出校门都得请假。 记得有个星期天,我和廖同学一起 去校门外村子的小店购物,小店里 刚好在播放武打片《陈真》,我们就 看了起来,忘记了夜学的时间。等 我们回校时,大门已经关了,怎么 办?我们俩就沿着围墙,在一个可 以翻越的地方进了学校。回到教室 时,班主任早等在教室门口了。老 师先叫我们俩到办公室,狠狠地一 番批评,看在我们俩态度诚恳的份 上,老师要我们下不为例。回到教 室,老师拿我们俩现身说教:进得学 校的大门,你们就是金华农校的学 生,就是国家培养的中专生,不久的 将来,你们学成毕业走出校门,就是 国家干部了,你们要对得起这扇门。

寒暑假回家,再看到家门和进 出家门时,那感觉与以前就大不相 同了。我家的门虽然普普通通,没 有门当户对,没有门楼和门台,但进 得这扇门,就是温暖的家。突然想 起大禹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的故事,想起历史上那些光耀门庭。 辱没家门的人和事,让我一下子长 大了好几岁。

■王安林

## 我想象中的移动

在一段时间里面,我觉得自己的 身体在移动。当自己感受着移动时, 我在想应该用哪个字。我的脑子中浮 现出"飘"和"漂"。汉字真的是太奇 怪,如果只是象形,那么飘应该与风有 关,而漂应该与水有关。但我现在感 受不到自己的身体受到风和水的影 响,难道我是躺在云上或者是水上? 实际上我只是躺在床上。小时候老师 告诉你,我们脚下的地球是转动的,只 是太大你感觉不到而已。小学时不喜 欢体育课,特别怕长跑。体育老师就 会告诫我们:生命在于运动。于是就 想,用得着动吗,整个宇宙无时无刻不 在动。大起来了上课老想着玩,老师 又说,你得静下来。心想,静得下来 吗,整个宇宙都在动。现在还是这样, 躺在床上总是会胡乱地想,觉得自己 飘在空中、漂在水上,这种想法似乎比 儿时的那种想法实在一点。当你拿起 手机的时候,你突然发现移动公司不 只是让电话动起来,而且让电视、相 机、商店、学校、银行都动起来了-所有的一切都在宇宙之中四处飞舞, 这是真正的动。

然而有东西动起来就有东西不动 了。有人说真正不动的是那些死去的 东西,也许是有道理的,比如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死了。我想起父 亲的样子。他当年才39岁,但已经无 法移动自己的身体,仿佛有一种力量 将他钉在了那张床上,而在此之前他 是多么活泼,他消瘦的身体从校长室 出来在校园里面四处走动,就算是台 风来临时的狂风暴雨中,他也和师生 们一起在扛沙包。那个夜晚,他和我 坐在七星宫的青石台阶上给我说《刻 舟求剑》的故事。那个乘船的人将宝 剑掉到了水里,他在船舷上刻下记号 ……这时,父亲的肝脏发生了剧烈的 疼痛。他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8个 月。大家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让他动起 来。当地的医院认为是自己的技术问 题,将他用带滑轮的床推上救护车送 往杭州、上海。我甚至看到一个道士 模样的人来到他的床前。那个人的腰 上吊着一个葫芦,他从葫芦里面拿出 两颗黑色的"仙丹"。父亲在服下"仙 丹"后依然没能动起来。终于有那么 一天,父亲呼出了最后一口气。护士 将白色的床单拉上去。他真的是一动 也不动了。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不只是 有生命的东西,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 也是要死去的,那把椅子、那座房子, 甚至整个校园都消失了。但死与消失 是不是一回事呢?我打量自己的书 柜,那里面有着多少古今中外的作家, 只要打开书本,他们就会从遥远的世 界移动过来,和我面对面地坐在一 起。我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知道, 这涉及到唯心还是唯物的分界。如果 是唯物的,再伟大的人也是要死的。 如果是唯心,再渺小的人也是活着 的。我觉得不管是唯心还是唯物都没 有找到世界核心的秘密。我们连自己 个人的核心秘密都无法找到。我们根 本就无法控制这个身体的盛衰。你不 知道其中的某个地方多了或者少了, 有谁在某个地方建立了根据地或者进 行了军阀割据——也许就是医生们所 说的肿瘤、阴影、结节和病灶。

昨晚我梦到父亲了。父亲出现 时,他坐过的椅子、校长室的房子以及 校园都出现了。我们依然坐在七星宫 的青石台阶上,他在给我说那个没有 说完的故事,在那个世界中,行驶中的 船与河流中的水是同步的,所以移动 并不会产生距离。我知道我的想法很 荒唐,但那是我异想天开的移动,只要 我愿意,父亲随时是可以出现的。不 出现的。我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他 们可能来自书本、太空甚至梦境。



■干国华

■庄月江

### 深圳挣钱东北花

七月半

离开东北到深圳生活,转眼十多年, 慢慢习惯了南方的潮湿闷热,习惯了满 眼的鲜花和绿草,也开始兴致勃勃地向 外地来客推荐这里的早茶和腌面,貌似 已被同化,与原先的生活划清了界限。 其实不然,最近几年越来越发现,自己从 没离开过东北。

一个人年轻时养成的胃口,基本就 是一辈子的胃口。浅尝了肠粉、米粉,湘 菜、粤菜等,最后还是要回归到最熟悉的 东北饮食。深圳的朝鲜族冷面馆、东北 饺子馆、小烧烤和麻辣烫并不少,但橘生 淮北,多多少少总是有点不对味。感谢 电商,它们的成熟运作,让我家可以常态 化地从网上购买东北原产地的食品了。

中秋前后,我们会购买东北产的五 仁月饼。客观说,南方月饼很好吃,品种 也多,但五仁月饼更怀旧。与此类似的,

还有岳母爱吃的炉果(一种老式点心,用 油糖面混合制作)、我爱吃的黄桃罐头。 冬捕时,我们会网购新鲜的胖头鱼,也不 知它们一路上经历了什么,到我家的厨 房时,肉质仍然鲜嫩,像是刚刚跳出查干

其他地方的瓜子品种繁多,但嗑起 来不过瘾。东北人把瓜子称为毛嗑。有 一个品种叫做油嗑,比一般瓜子小,饱 满,贼香,也是我冬天的必买之物。

日常吃的冷面,我们一买就是十斤, 产地分别为鞍山、延吉、绥化等。在东北 时酷爱冷面,外面下着大雪,我在室内挑 起一筷子带着冰碴的冷面,顿觉风景这 边独好。现在买来半成品,岳母下厨煮 面、兑汤、拌桔梗,一家人围坐桌前,似乎 又回到了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新鲜的 小根蒜也需要制作。以前这种东西只在 野地里生长,孩子们在春风中拿着小镐 头提着小篮去村外抢挖。如今已能人工 种植,移居他处的东北人可以一饱口福

至于辽西的干豆腐、蛟河大煎饼、哈 尔滨红肠,更是餐桌常客。我们甚至连 蔬菜都依赖原产地。毛葱(洋葱的一种, 比常见的洋葱略小)、大葱、生菜叶、旱黄 瓜、小萝卜等,周末配一桌清爽的蘸酱 菜。当然,偶尔也会出点小问题。有一 次从本溪邮购的生菜叶,或因疫情在路 上耽搁,收到时有两片已经腐烂。妻子 跟客服说了一下,对方道歉并退回几块 钱。另一次,买到的粘玉米和广告图片 上显示的有较大偏差。妻子提出疑问 后,对方也表示可以马上退货。其实谁 也不差这几块钱,买东西不就是图个心 情舒畅。东北的农产品真是不错,尤其 受漂泊在外的东北人青睐。电商就是这 样好,服务水平全国一盘棋。我在东北 生活多年,深感实体店的服务良莠不齐, 顾客走过来,心里先提高警觉,以免上当 和吵架,这还怎么做生意? 其实只要把 服务做好,好产品不愁卖不出去。

除了食品,家中的大件,比如汽车, 我们也特意选了一汽的品牌。为什么? 有感情呗。十多年前,和二人转演员孙 小宝聊天,问他的演出碟片在哪里卖得 最好? 我以为答案会是沈阳、大连、长 春、哈尔滨中的一个,结果人家说,在深 圳和广州卖得最好。现在终于理解了, 这些年东北人口不断外流,但散居各地 的东北人,一直在通过购买东北产品,间 接拉动东北的 GDP。他们的情怀,本身 也是生产力。希望这种生产力被重视。 被珍惜。

只是父亲,你所爱的人都是随时可以

■朱敏

### 爱恨都会随风而逝

外公走了,享年92岁。其实,他 很多形而上的东西便变成了巨大的鸿 是可以安详地走完他的人生最后一段 路的。但母亲说,走得很痛苦,因为要 抢救,于是进行了插管。外公不停挣 扎,最终无望。当医生将病人生与死 的选择权交给他的儿女之后,儿女们 总要选择不至于让自己余生不安的方 式。"万一救回来了呢?"侥幸总是大于 等死的焦虑。但最后,外公还是没能 抢救回来,几根管子和几滴血迹是他 与这个世界作出分别的标志。

最后的时刻,外公没有忘记远在 几百公里外的唯一的儿子,他艰难地 蠕动着嘴唇,呼唤着舅舅的名字,说: "还没回来吗?"当我母亲连声说着"来 了来了"的时候,外公终于闭上了他的 眼睛,而舅舅在门前的重重一跪,也将 作为儿子的最后一丝遗憾坠入无边的

其实,在舅舅之前,外公最想见的 便是外婆——那个让他包容了一辈 子、爱了一辈子的女人。外公对我母 亲说:"你娘呢?去哪里了呢?"而我外 婆,却很不情愿地、絮絮叨叨地走下 楼。外公与外婆是被时代的红丝线牵 错的怨偶。外婆是地主家的小女儿, 从小娇生惯养,读书读到了初中。外 公是外婆家的长工,虽然长得浓眉大 眼,却一字不识。时代变了,随着地主 们被镇压,外公翻身当了主人。再然 后,兴高采烈地娶了地主家的女儿,外 婆也委委屈屈地做了长工老婆。当 然,这种埋在心底的委屈,不断长出八 脚爪,化成戾气和各种语言暴力,不断 向生活的四壁冲撞。当生存成为人生 的目标与重心,这种委屈与暴力尚能 暂时服软。当人生不再为生存绞尽脑 汁,当儿女们日益长大直至各自成家,

沟。20多年前,外婆与外公不再像别 的老年夫妻一样携手看夕阳,而是各 自开伙,各吃各的饭。一幢空荡荡的 老房子,两个暮年老人,像邻居,又像 是互为租客。年逾古稀的外公,重新 学起了做饭、炒菜。他经常得意地对 去看望他的女儿、我的母亲说:"我会 烧红烧肉了。""我会烧红烧带鱼 了。"……而外婆,则在她的神佛世界 里,整日念经,并且由此衍生了她的职 业……两个世界里的人,终于彻底地 不再交集。

记忆里的外公,土地是他的根。 他早出晚归,风雨无阻。一把锄、一架 犁,就是他与世界相处的方式。他春 播秋收,像一只燕子一样,垒窝衔泥, 以自己的坚毅,一点点地拱出属于自 己的天地人生。他把外婆的责骂、暴 戾,甚至羞辱统统收下,以自己泥土般 的淳朴与憨厚,展示了他对外婆深沉 的爱。他曾经对我说:"你外婆很不容 易,夏天穿那么厚的衣服念经,每一块 钱,都是辛苦来的……"而外婆,渐渐 地,以她的戾气表明了她的存在。也 许是缺乏安全感吧,外婆拼命地存钱, 似乎银行卡上逐渐增大的数字,才能 填补她一生的空白……

外婆89岁了。那天早晨,我坐在 她的床上,看她低垂着头落寞的样子, 心里忽然泛起了无比的酸楚。外婆竟 然有一刹那认不出我,问我是谁,我忽 然掉下泪来:我的外婆,那个要强了一 辈子的女人,终有一天,会与她的不甘 一起,随风而去。

不管你是不是遇上了对的人,其 实,所有的恩怨,都会随风而去。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即鬼节,俗 称"七月半",民间都在这一天祀祖,也叫 "过七月半"。海宁、桐乡一带,将这个节 期从七月十三延至七月廿三,也就是说, 其间的任何一天,都可以祀祖。亲友之 间似有默契,错开祀祖日,便于做客走 动。我家一直都是七月十六过"七月半" 的,骑塘桥和高桥的几个舅舅家,有的十 三、十四,有的十七、十八;姑父家最晚, 不是廿一便是廿三,因为姑父在上海开 绸厂,总要到二十左右才回到斜桥家里。

过"七月半"这天,家家户户都裹甜 馄饨,亲戚、邻居之间送来送去,有"苦团 子,甜馄饨"之说,意思是:吃过清明团 子,农事渐忙;吃过中元馄饨,农事就慢 慢闲下来了。因此,"过七月半"又叫"吃 馄饨",亲戚必定互访,热闹程度不亚于

我家过节前一天,母亲就做好馄饨

馅。豆沙馅是将煮烂的赤豆捣成泥,拌 入白糖,再用猪油在锅里炒干。面仁馅 的制作方便多了,将南货店里买来的芝 麻饼敲碎,研细,加适量的红糖和面粉拌 匀,做成"面仁"。豆沙馅裹干蒸馄饨, "面仁"陷裹水煮馄饨。那天,天未亮,父 母亲就起来了,我也跟着起来。我与父 亲上街,到田罗毛的面店里去拿预订好 的馄饨皮子,顺便讨几张蒸馄饨用的干 荷叶,再到陆献忠的肉店里买肉。待我 们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将一张洗净的蚕 匾放在八仙桌上,蚕匾中间是一大盆豆 沙和一大盆"面仁",以及一只点亮了的 美孚灯。

母亲将馄饨皮子用湿毛巾罩好,然 后在大块肉上割下一些精肉,剁成肉馅, 拌入微量食盐和葱花,这是裹肉馄饨用 的。肉馄饨水煮、干蒸皆宜。

这时,天已蒙蒙亮,大舅母和小舅母

到了。母亲说:"秀英,娟宝,洗干净手, 先裹点面仁馄饨当粥(早饭)吃。"于是, 母亲和两个舅母就坐到蚕匾周围,就着 昏黄的灯光,动手裹馄饨。父亲便上楼, 拎着那只盛满银手饰的藤篮,到元吉弄 头上的店面房去"开店"。表弟阿大、阿 二,每人拿三四只空火柴盒,跟我到后门 外的野地里捉蟋蟀。

大舅、小舅和表哥金甫,要到"落市" 光景才到,他们挑来的三担绿豆芽菜(每 担二三十斤),已经卖掉。留下三四斤, 给我家做菜

"七月半"待客的吃食,比过年时清 淡,都是家常菜。肉是白焐肉,鱼是包头 鱼烧粉皮,此外,便是豆芽菜肉丝、油汤 芋艿、小白菜豆腐,再就是一盘干蒸肉馄 饨。甜馄饨除了当早餐和当点心(午后 三点光景),便是分送邻居和让客人带回

经济状态稍好的人家,过"七月半" 还要买一只三四斤重的绿头雄鸭,作为 晚餐的主菜。有何出处不清楚。在我记 忆中,鸡是不上桌的。也许鸭长年生活 在水里,性凉,适宜热天吃吧。那只鸭, 一般清炖,考究一点的"嵌宝",即在鸭肚 子里灌糯米后红烧。

过"七月半"不用请神,也不用上坟, 只在饭前"请阿太"(祭祖)而已。我家总 是两桌。每一张八仙桌上,"坐"六位亡 灵。一桌请长辈,上、左、右,六只太师 椅;一桌请平辈和小辈,上、左、右,各一 条长凳。中午客人吃的菜都摆上,外加 一盘嫩藕、一盘鲜菱。斟上绍兴酒,盛好 羹饭,点好香烛,母亲就向边门外弄堂里 喊一声:"××阿太,来",或者"××, 来"。如是多次。祭请结束,在天井里烧 锡箔折成的元宝,供亡灵们下半年开销。

■朱辉

# 我当电灯泡

影视剧里,一对男女在谈情说爱,旁 边站着个熟人,完全没有离场的意思。 这个不识趣的人,会被称为"电灯泡"。 遥想当年,我当过好几回"电灯泡"

记得姑妈谈恋爱时,每每约会都会 带上我。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谈恋 爱是件让人害羞的事。要想光明正大前 去赴约,带上个小孩子,在街坊邻居面前 就会显得比较自然。爷爷奶奶那时也大 力支持我跟着去,因为回来后可以打听 情况,帮他们判断未来女婿是否可靠。

姑父显然知道我的重要性,对我十 分大方。平时买零食、玩具,夏天买冰 砖、雪糕,很舍得下本。如此这般,当然 换得了我回家言好事,在爷爷奶奶面前, 给了他一个个大大的好评。

不过我也给过姑父差评。那时我们

家住在苏州河边,步行去外滩只需十多 分钟。所以,姑父、姑妈谈恋爱一般都会 去那儿。那时每到晚上,外滩沿岸的护 栏边站满了年轻男女,一对挨一对,绵延 几公里

当年的浦东还是乡下,晚上黑黢黢 的,恋人们扶栏欣赏的是黄浦江上行驶 的船。多年以后,许多沿江城市建起了 自己的"江滩",然而都和外滩大不一 样。且不说文化底蕴,夏天的黄浦江常 常是"悬河",水位目测高于马路路面。 石制的护栏下面就是滔滔江水,大船经 过,浪花撞击护栏,会溅起水花。其他城 市的江滩,围栏离水面远没有这么亲近。

"不要怕!男子汉大丈夫,怕什么 水? 你掉下去,我马上救你上来!"姑父 每每将我抱到护栏之上,让我面对江面

坐着,而且还不扶住我。脚下就是涌动 的江水,吓得我一动不敢动。

"小何这人不稳重,要是辉辉掉下去 了,万一他没救上来……"奶奶知道后, 颇为不满。爷爷不以为然,说男人就得 从小练练胆子,小何水性好,没问题。

姑父、姑妈结婚后,我这个"电灯泡" 下岗了。不过1981年我到了武汉之后, 再次当起了"电灯泡"。

那年,叔叔刚从江西山区调到武汉, 婶婶则从新疆调到了武汉。两个曾经的 上海人,在艰苦地区"锻炼"到了40岁, 终于相聚"第三方"城市谈起了迟来的恋

每个星期天,叔叔、婶婶都会带上我 去约会。他们比姑父、姑妈更需要我。 一路上,我们就像一家三口,外人看着很

正常。而如果他们俩单独约会,在当时 就有点奇怪了。

那年月极少有人40岁还没结婚,当 时社会上几乎没人离婚,而老夫老妻不 太可能到外面约会。如果没有我做"掩 护",他们多半会被路人当作搞婚外恋 的。那年月婚外恋可不是私事,属于生 活作风问题。"朝阳群众"完全可以举报, 如果属实,单位是要给处分的;如果不属 实,则闹了个大笑话。

一晃40多年过去了,如今这两对夫 妇都已是80岁上下的老人。他们最美 好的那段记忆中,都有我这个"电灯 泡"。这也算是我对于我们家族作出的